

稽古堂訂正南部新書

王

宋

錢後人希白撰

明

寓公高承埏較

李紋者早年受王涯恩及爲歙州巡官時涯敗
因私爲詩以吊之末句口六合茫茫皆漢土
此身無處哭田橫乃有人欲告之因而纂異
記記中有噴玉泉幽魂一篇卽甘露之四相
也玉川先生盧仝也仝亦涯客性僻面黑常

閉於一室中鑿壁穴以送食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夜偶宿涯館明日左軍屠涯家族隨而遭戮

裴說寬之姪孫佐西川韋臯幕善鼓琴時稱妙絕靈開山有美桐取而製以新樣遂謂之靈開琴蜀中又有馬給彈琴有名尤能大小間絃吳人陽子儒亦於悲風尤妙

天尊應號者取靈寶經中三十二天之十方卽

其次序也

國忌學士進名奉慰其日尚食供素膳賜茶十
申

大中年日本國王子求唐人圍碁上勅待詔顧師言敵著出楸玉局冷暖碁子本國有手譚池池中出玉子不由製處自然黑白冬溫夏冷

御厨進饌凡器用有少府監進者九旬食以牙

盤九枚漿食味其間置上前亦謂之看食見
京都人說兩軍每行從進食及有宴設多食
雞鶩每隻價直二三十千每有設據人數取
鶩燂去毛及五藏攘以肉及粳米飯五味調
和先取羊一口亦燂剝去腸胃置鶩於其中
縫合炙之肉熟便堪去却羊取鶩渾食之謂
之渾羊沒忽翰林學士每遇食賜食有物若
畢羅衫絕大滋味香美號爲諸王脩事

高劭者駢之猶子以門地遷華州刺史中和後
寓圃田爲蔡寇挈之後得脫去投汴梁祖擢
爲判官後駕在岐使致書四人至三原行十
里遇害

增佛壽命者續佛壽命也四分律中說住持毗
泥藏者卽住佛法也以住持佛法故乃續佛
壽命結集緣起云佛臨涅槃阿難問佛佛滅
度後以何爲師佛答阿難吾滅度後以波羅

提木义爲師梵曰波羅提木义此去別解脫
戒與毗尼同出而異名毗尼者此云調服律
藏也又戒經序云今演毗尼法令正法久住
太和九年勅江南湖南共以縑資一百二十分
送上都充宰臣雇召手力宰臣李石堅讓乞
只以金吾手力引從之時初誅李訓後也至
今爲例

建中三年六月詔中書門下兩省各置印一面
元和三年李藩爲給事中時制勅有不可遂於
黃紙批之吏曰宜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
文狀豈曰批勅裴洎言於上以爲有宰相器
俄而鄭網罷免遂拜

萬迴閩鄉人也神用若不足人謂愚癡無所能
其兄戍安西久不得問雖父母亦謂其死矣
日夕悲泣而憂思焉萬迴顧父母感念其兄
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邪父母且疑且

信曰然萬迴曰詳思我兄所娶者衣裝糗糒
屣履之屬悉備之某將往觀之忽一朝齋所
備而去夕返其家謂父母曰兄善矣發書視
之乃兄迹也弘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萬
里而迴故曰萬迴也萬迴貌若愚癡忽有此
舉異見驚人神異也上在藩邸時多行遊人
間萬迴每於聚落街衢中高聲曰天子來或
聖人來信宿間上必經過徘徊也安樂公主

上之季妹也附會韋氏熱可炙手道路懼焉
萬迴望見車騎連唾曰血腥血腥不可近也
不久而夷滅矣上知萬迴非常人內出二宮
人侍奉之時於集賢院圖形焉

舊制碑碣之制五品已上碑七品已上碣若隱
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亦立碣

貞元已來選樂工三十餘人出入禁中號宣徽
長入供奉皆假以官第每奏伎樂稱旨輒厚

賜之至元和八年始分番上下更無他錫所
借宅亦收之

胡生者失其名以釘鉸爲業居雲溪而近白蘋
洲去厥居十餘步有古墳胡生若每茶必奠
醑之嘗夢一人謂之曰吾姓柳平生善爲詩
而嗜茗及死葬室乃子今居之側常銜子之
患無以爲報欲教子爲詩胡生辭以不能柳
強之曰但率子言之當有致矣旣寤試構思

果有冥助者厥後遂工焉又一說列子終於
鄭今墓在郊藪謂賢者之迹而或禁其樵焉
里有胡生性落魄家貧少爲洗鏡鏤釘之業
倏遇甘果名茶美醞輒祭於列禦寇之祠壘
以求聰惠而思學道歷稔忽夢一人刀劃其
腹開以一卷之書置於心腑及睡覺而吟詠
之意皆甚美之詞所得不由於師友也旣成
卷軸尚不棄於猥賤之業真隱者之風遠近

號爲胡釘鉸

肅皇賜高士玄真子張志和奴婢各一人玄真子配爲夫妻名曰漁童樵青人問其故荅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柁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志和字子同

大和中鄭注中納山木如市一根有至萬錢者鄭覃力奏勅以禁絕

開元十三年五月集賢學士徐堅等纂經史文

章之要以類相從上制名曰初學記至是上欲令皇太子及諸王檢事綴文爾

開元中李紳爲汴州節度使上言於本州置利潤樓店上從之與下爭利非長人者所宜

大曆八年吳明國進奉其國去東海數萬里經挹婁沃沮等國其土宜五穀多珍玉禮樂仁義無剽劫人壽二百歲俗尚神仙常望黃氣如車蓋知中國有土德君王遂貢常然鼎量

容三斗光潔燭玉其色純紫每脩飲饌不熾
火常然有頃熟香潔異常久食之令人反
老爲少百疫不生

禮記儒行云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
以待問注云席猶鋪陳也鋪陳往古堯舜之
善道以待見問也大問曰聘今人使席上珍
皆悞也皆以爲樽俎之間珍客耳潘岳曰筆
下摘藻席上敷珍亦悞也

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士大夫以魚
須文竹注文猶飾也大夫士竹爲笏不敢
與君竝用純物也釋文云用魚及魚須也
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今之人多呼爲
魚須悞也余凡四爲府監試官往往有舉子
於無字韻內押

鷄樹郭頌晉魏世語曰劉放孫資共典樞要夏
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樹二人相謂

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中書令孫資中書
監劉放今之人講德於宰相多使鷄樹非嘉
也唐賢牋啓往往有之悞也

大中二年以起居郎鄭顥尚萬壽公主詔曰女
人之德雅合慎脩嚴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婦
人之節也萬壽公主婦禮宜依士庶

行老病將死玄皇執手問之曰更有何事相
救行曰尚有二事其一曰勿遣胡人掌重兵
不獲已用之勿與內宴若使見富貴必反逆
以取其二曰禁兵勿付漢官須令內官監統
及幸蜀臨渭水與肅皇別歎曰吾不用一行
之言後方置神策軍又一說臨終畱一物令
弟子進上發之乃蜀當歸上初不喻及西幸
方悟微旨

貞元中仕進道塞奏請難行東省數月閉門南
臺唯一御史令狐楚爲桂府白身判官七八

年奏官不下由是兩河競辟才雋抱器之士
往往歸之用爲謀主日以恣橫元和以來始
進用有序

大足元年則天嘗引中書舍人陸餘慶入令草
詔餘慶遲迴至晚竟不能裁一詞由是轉左
司郎中

貞元初中書舍人五員俱缺在省唯高叅一人
未幾亦以病免唯庫部郎中張濛獨知制誥
宰相張延賞李泌累以才可者上聞皆不許
其月濛以姊喪給假或草詔宰相命他官爲
之書省按牘不行十餘日

華嶽雲臺觀中方之上有山掘起如半甕之狀
名曰甕肚峯上嘗賞望嘉其高迥欲於峯肚
大鑿開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餘里望見諫
官上言乃止

武皇帝夢爲虎所逐命京兆同華格虎以進至

大中卽屬虎

開元末於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赤文正成衆字識者解之云乘者四十八字也所以示聖上御歷數也及幸蜀之來歲正四十八年矣得寶之時天下歌之遂改元天寶

開元中延英李石奏曰臣往年從事西蜀中元日常詣佛寺見故劔南節度使韋臯圖形百姓至者先拜之而後謁佛皆欲有泣者臣實

異之訪於故老皆曰令公恩德深於蜀人復問曰奚爲恩深荅曰百姓稅重令公輪年全放自令公後不復有此惠澤百姓困窮迫思益切

元和元年十二月吉甫等撰元和中國計簿十卷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道管州府二百九十五鎮縣一千四百五十三見定戶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五其鳳翔麟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

冀范陽滄州淮西淄青等一十五道合七十
州並不申戶口

寶曆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婦致死者請斷以償
死刑部尚書柳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鬪也且
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遂減死

紫宸舊例有接狀中郎最近御幄開成元年五
月巳酉其日直者老而偃文皇問李石曰此
何人荅曰郎白先朝上變色石奏曰姓白重

名上先字下朝字及退遣閣門使問何時授
此官曰今年正月石等謝曰中郎官國初猶
用賢俊近日只授此輩因以郎官兼爲之李
寶符杜冢以白背膺選

開元令諸有猛獸之處聽作檻穽射窩等得卽
送官每一頭賞絹四疋捕殺豹及狼每一頭
賞絹一疋若在監牧內獲者各加一疋其放
監內獲者亦每一頭賞絹一疋于各半之

信乎長安上林近南山諸獸備矣

今之諸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

分為寸十寸為尺

一尺二寸為大尺一尺

十尺為丈諸

量以秬黍中者究一千二百黍為籥十籥為

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

三斗為大斗之一

十斗為石

諸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

銖為兩

三兩為大兩一兩

十六兩為斤諸積秬黍為

度量權衡者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覓服

制則用之此外官私悉用大者在京諸司及

諸州各給秤尺度斛升合等樣皆以銅為之

諸度地五尺為步三百步為一里

章八元及第後居浙西恃才浮傲宴遊不恭韓

晉公自席械繫之來晨將議刑時楊於陵乃

韓女壻以同年救之曰為楊郎屈法

楊元卿元和中自淮西背逆歸順闔門被屠其

子延宗曾任磁州刺史開成中與河陽軍人

謀逐帥以自立爲其黨所告寘於極典勅曰
特寬今日覆族之刑以荅當時毀家之效斃
於枯木非謂無恩

王源中字正蒙在內署嗜酒當召對方沉醉不
能起及醉醒同列告之中但懷憂惕殊無
悔恨他日又以醉不任之召遂不得大用開
成三年十一月薨於鄆州節度使又曾賜酒
十金瓶酒飲皆盡甌亦隨

李珣在相國時明皇謂羣臣我自卽位不曾枉
誅一人不知任林甫破人家不少矣

開成二年十二月癸卯詔曰應萬言童子等朝
廷設科取士門日至多有官者令詣吏曹未
仕者卽歸禮部此外更或延引則僞冗長起
今更不得薦聞

上元二年九月甲申天成地平節上於三殿置
道場以內人爲佛菩薩象寶裝飾之北門武

士爲金剛神王結綵被堅執銳嚴侍於座隅
焚香讚唄大臣近侍作禮圍繞設齋奏樂極
歡而罷各贈帛有差

柳公綽在山南有屬邑啓事者犯諱糾曹請罰
公曰此乃官吏去就非公文科罰退其糾狀
韓臯爲京尹詔以宏辭拔萃所試就府考覆時
論以昇黜爲當一日下朝有公主橫過驪道
立馬杖肩輦八夫背各二十命捕賊吏引儼

夫送公主歸宅主入訴遂貶杭刺

開成中文皇一日謂執政曰丁居晦作中丞如
何因悉數大臣而品第之歎曰宋申錫堪任
此官惜哉又曰牛僧孺可爲大夫鄭覃曰頃
爲中丞未嘗搏擊恐無風望上曰不然鸞鳳
與鷹隼事異上又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
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爲四絕問居晦晦曰此
非君上要知之事朕常以此記得居晦今所

以擢爲中丞

肅皇元年吐蕃遣使入朝請和勅宰相於中書
設宴將蒲光宅寺爲盟使者云蕃法盟誓取
三牲血歃之無向佛寺明日復於鴻臚寺歃
血

柳公權嘗於佛寺看朱審圖山水手題壁詩曰
朱審偏能視夕嵐洞邊淡墨寫秋潭與君一
顧西牆画從此看山不向南此句爲衆歌詠

後公權爲李聽夏州掌記因奏事穆宗召對

曰我於佛寺見卿筆札思見卿久矣宣出亮

侍書學士非時宰所樂進擬左金吾衛兵曹

亮職御筆改右小諫中外朝臣皆呼爲國珍

韓晉公在朝奉使人蜀至路谷山椒巨樹鱗皮

可愛鳥鳴之聲皆異下馬探弓射其顛杪柯

墜于下響震山谷有金石之韻使還戒縣尹

募樵夫伐之取其幹載以歸召良匠斲之亦

不知其名堅緻如紫石復金色綫交結之間
匠曰爲胡琴槽他木不可竝遂爲二琴名
者曰大忽雷小者曰小忽雷因便殿德皇言
樂遂獻大忽雷及禁中所有小忽雷在親仁
里

開成三年十月甲午慶成節次以酒并仙韶
樂賜中書門下及文武百寮宴於曲江亭子
蕭潮初至遂州造二幡施於寺設齋畢作樂忽

暴雷霹竿成數十片矣至來歲當震日潮死
苟諷者善藥性好讀道書能言名理樊日光常
給其絮帛有鐵鏡徑五寸鼻大如掌言於道
者處得無絕異但數人同照各自見其影不
見他人

太和六年承優入仕諸司流外令史掌因禮生
批書醫工及諸軍使承優官典總一千九百
七十二員至贊皇再入減得六百五十七員

杜仲陽卽杜秋也始爲李錡侍人錡敗填宮亦
進帛書後爲漳王養母太和三年漳王黜放
歸浙西續詔令觀院安置兼加存卹故杜牧
有杜秋詩稱於時

寶曆二年六月京兆府奏法曹叅軍獨孤謂前
件官元推問劫人賊車仲莒遂尋蹤跡得去
年十月於宣平坊北外門殺人并剝人面皮
賊熊元果等三人兩人緣盜馬捉獲尋獲法

決殺訖伏以兇惡不去輦轂難爲肅清勤勞
不酬官吏無以激勸其獨孤謂伏請特賜章
服尋依奏

太和中水部員外郎杜涉嘗見江淮市人桃核
扇量米正容一斗言於九疑山得之

貞元初荆南有狂僧善歌河滿子嘗遇醉伍伯
塗中辱令歌僧卽發聲其詞
陳伍伯平生
過惡伍伯驚懼自悔之不暇

王涯居相位有女適竇氏欲求錢十七萬市一
玉釵涯曰於女何惜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
後數月女自婚會歸告王曰前時玉釵在馮
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嘆曰馮爲郎吏
妻之首飾有十七萬錢其可久乎其善終乎
馮爲賈餽門人最密賈爲東戶又取爲屬郎
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於賈忠將發之未能
賈入相馮一日遇蒼頭於門召而勗之曰戶

部中謗辭不一苟不悛必告相國奴拜謝而
去未浹旬馮晨謁賈賈未興時方冬命火內
有人曰官當出俄有青衣出曰相公恐員
外寒奉地黃酒三杯馮悅盡舉之青衣入馮
出告其僕馭曰渴且咽粗能言其事食頃而
終賈爲興歎出涕竟不知其由明年王賈皆
遘禍噫王以珍玩奇貨爲物之妖信知言矣
而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

物也馮以卑位貪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
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僕害
門容于牆廡之間而不知欲始終富貴其可
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

大中四年駙馬崔祀除大理少卿在司當職公
式令諸文武官職事五品已上致仕身在京
者每季令通事舍人一人巡問奏聞其在外
州者亦令長吏季別巡問每年附朝集使聞

奏使知安否

宋守敬爲吏清白謹慎累遷臺省終於絳州刺
史其任龍門丞年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岳每
謂屬僚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憂不遷俗之人
每以雙陸無休勢余以爲仕宦亦無休勢各
宜勉之

沙門玄奘俗姓陳偃師人少聰敏有操行貞觀
三年因疾而誕志往五天竺國凡經十七歲

至貞觀十九年二月十五日才到長安足所
親踐者一百一十一國探求佛法咸究根源
凡得經論六百五十七部佛舍利及佛像等
甚多京師士女迎之填郭溢郭時太宗幸東
都乃畱所得經像于弘福寺有瑞氣徘徊像
上移晷乃滅遂詣駕并將異方所得奇物朝
謁太宗謂之曰法師行後造弘福寺其處雖
小禪院虛靜可爲翻譯之所太宗御製聖教

序高宗時爲太子文作述聖記竝勒于碑麟
德中終于坊郡王華官玄奘撰西域記十二
卷見行于代著作郎敬播爲之序

元和之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贖
乃狹小之蜀中才子旣以爲便後滅諸牋亦
如是時名曰薛濤牋

韋綬自吏侍除宣察辟鄭處晦爲察判作謝新
狀云節及桐華恩頒銀燭綬削之曰此一

句非不巧但非大臣所宜言

晉書陶潛本傳云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卽非彭澤令時所栽人多於縣令事中使五柳誤也白氏六帖縣令門種五柳此亦謙也

陝東道大行臺尚書令天策上將軍文皇在藩時爲之及升儲竝是省之諸道行臺武德九

年竝省

貞觀元年改國子學爲國子監分將作爲少府監通將作爲三監

長安盛夏哀家梨最爲清珍諺謂愚者得哀家梨必蒸喫今咸陽出水密梨尤佳鄠杜間亦有之父老或謂是哀家種

崔元綜則天朝爲宰相得罪流南海之南會恩敘赤尉引謝之日授分司御史累遷中書侍

郎卒時九十九唯獨一身

北省班諫議在給事中上中書舍人在給事下
裴佶爲諫議形質短少諸舍人戲之曰如此
短小何得向上裴荅曰若怪卽東向下著衆
皆大笑後除舍人

盧邁有寶瑟各直數十萬有寒玉石磬響泉和
志之號

福州城中有烏石山山有峯大鑿三字曰薛老

峯癸卯歲一夕風雨聞山上如數千人喧噪
之聲及旦則薛老峯倒立 字返向上城中

石碑皆自轉側其年閩亡

智永禪師傳右軍父子筆法居長安西明寺從
七十至八十十年寫真草千字文八百本每
了人爭取之但是律召調陽卽其真本石本
是內降貞觀年中者也俗本稱律呂調陽誤
也蓋以草聖召字似呂字耳以閏餘對律召

是其義也徐散騎最博古亦誤爲呂字
杜佑自戶部侍郎判度爲盧杞所惡出爲蘇刺
時佑母在杞以憂闕授之佑不行換饒州
大曆十一年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
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亦古之學
也

武德末文皇欲平內難苑池內得白龜化爲白
石故登極後降制曰皇天眷祐錫以寶龜

邢曹進至德中河朔將也飛矢中目而鏃畱于
骨三出之不得後遇神僧以寒食餉漬之出
甚易月餘愈

西明慈恩多名画慈恩塔前壁有濕耳師子跌
心花時所重也

高麟旣好神仙性復多誕每稱與玉皇及羣仙
書札來往時對賓客裁彩牋以爲報答

周寶在浙西副使崔紹公之妻族弟兄雁列於

幕中觀察判官田瓌亦其外甥二人最爲貪
暴其次陸諤已下皆挾勢而入及更變之後
甚者亦多不免也

時人多使沉碑峴首唐賢往往有之按晉書杜
預好爲身後名常言高岸爲谷澗谷爲陵刻
石爲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
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沉碑峴首
誤也當爲沉碑萬山

鮑照字明遠至唐武后諱滅爲昭後來皆曰鮑
昭唯李商隱詩云嫩割周顒韭肥烹鮑照葵
又元稹詩云樂章輕鮑照碑版笑顏竣今人
家有收得隨末唐初文選竝鮑照爾

袁州蔣勳處士作冷淘歌詞甚惡投郡守溫公
受知

語兒梨今俗說甚多皆不近理按萬歲曆云黃
武六年正月獲彭綺是歲由拳西鄉有產兒

墜地便語因名語見鄉語見梨者殆出此鄉也今由拳屬杭州

臨安山紙紙徑短色黃狀如牙版字誤可以舌舐之不污近亦絕有益取多工艱而價卑也黃武吳年號六年丁未是魏明帝太和元年也今信州城西街連草市地名君遷仍多樹木人皆不辯余嘗通理是郡召父老詢之皆云不知其地名之由及披文選左太冲吳都賦云

平仲君遷松梓古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樹注曰皆木名以此詳之不辯之木乃君遷爾

張去華誼之子顯德年年十八著南征賦於淮南行在獻之召試除臺簿未幾因臺中議事不得預三院坐遂棄官歸圃田後狀元及第建隆二年也

稽古堂訂正南部新書

癸

宋

錢後人希白撰

明

寓公高承埏較

彭瞻宜春人也著鳳池本草廟堂金鏡一百二十卷廣明亂後遺墜

高駢在淮南有贊歌者末章云五色真龍上漢時願把霓旌引煙策公說乃辟爲從事及公遇害有識者多嗤其言過也

貞元末許孟容爲給事中權文公任春官時稱
權許進士可否二公未嘗不相聞

襄沔記云盧有疎水注於沔此水中有物如三
四歲小兒腩頭如虎掌爪常沒水中出腩頭
示人小兒不知欲弄之輒便啖人或有生得
者摘其鼻可小小使之名曰水虎也

濮州刺史曹朔於汴水岸掘得鄂公馬鞭表進
之不朽

皮日休歷太常博士後從巢寇遇禍子光業爲
吳越丞相子文璨任元帥判官入京爲太僕
少卿卒子子猷猷子仲卿祥符八年御前進
士

滑州有僧景陽碣在開元寺其僧不知何許人
刺史令狐公以僧有戒行以紅米飯魚鱸施
之令僧食其鱸盡化爲乳頭香食訖遣人隨
之吐於河內化爲活魚踊躍跳出後遷化大

中十二年二月刺史李福置

李綰咸通中作越察於甲仗庫翔樓名曰武威
刻石立文自序樓之名云名樓以武威兼義
也余之望又出武威

荆南舊有五花館待賓之上地也故蔣肱上成
泃詩云不是上台名姓字五花賓館敢從容
大中九月十七日勅徐泗節度使康季榮奏據
濠州刺史劉彥謀狀定遠縣百姓周裕女小

兒年九歲今年七月六日爲父患割左股上
肉一寸三分不落瘡長一寸四分收得血半
斤父和羹喫後二十九日載割股上已落肉
與父喫其周裕至閏七月十二日身死至二
十五日埋葬訖其女小兒於墓側不歸縣司
與立草菴一所伏以寄分廉察地列山河獲
當盛明親逢大孝伏請宣付史館并賜旌表
門閭奉勅周小兒方在髫年允茲志行俾之

旌表用激時風宜依所奏仍委本道量事優
卹

杜棕鄭顥于棕皆是二月一日生悉尚主

斛律金不解書有人教拈名云但如立屋四面
平正卽得安祿山押字以手指三撮而成

葵蕪作火把猛雨中不滅臙燭過頭把猛風
中不滅

建中元年貶御史中丞元全柔二年貶中丞楊

璵皆四月晦日憲皇擒劉闢李錡吳元濟行
刑皆十一月朔日

韋路作相貶不附已者十司戶

崔沆循州 李瀆綉州 蕭遘播州

高湘高州 崔彥融恩州 韋顏虔州

張瀆勤州 杜喬休端州 鄭彥持義州

李藻費州 唯恩州不廻

韋執誼敗八司馬

韋執誼崖州

韓泰虔州

陳諫台州

柳宗元柳州

劉禹錫播州

韓曄饒州

凌準連州

程异郴州

鄭珣瑜爲河南尹送迎中使皆有常處人吏窺之馬足差跌不出三五步

韋保衡路巖作相勢動天地附其勢者有牛頭阿房夜叉捷疾之號二相敗以累譴者數十

長安大內有口味庫乾符六年回祿爲災自後

不置也

唐末浙西鶴林寺三檜院五花亭勝槩也

太和中入閣閣內都官班中有擡眼竊窺上者覺之班退語宰相曰適省郎班內第幾人忽擡眼抹朕何也時裴晉公對曰省郎庶僚極卑微不合擡眼抹陛下上曰如何晉公曰卽與打下着上曰此小事不用打下

江西客司韓注多不禮客有爲進士五唐珪謁

蘇使君聞人不通刺因上詩曰江西昔日推
韓注袁水今朝數趙祥縱使文翁能待客終
栽桃李不成行

裴相休畱心釋氏精於禪律師圭峯密禪師得
達磨頓門密師注法界觀禪詮皆相國撰序
常披毳衲持鉢乞食於妓院自言曰不爲俗
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每發願曰乞世世爲
王來護佛法後于闐國王生一子手文間有

裴字聞於中朝

開元中宮掖競食黃魚故於河陽作池養之故
謂之黃魚池

盧氏說有官人衣緋於中書門祇候見宰相求
官人問前任荅曰某屬教坊作西方師子脚
來三十年

貞元十三年澧州奏博野縣女子姓李氏號妙
法年六十六廬墓經三十七年初李少年遇

安祿山逆亂被虜劫他鄉聞父亡欲奔喪又以有一子不忍分離遂割一乳畱別孩子而奔喪既而號慟擗踊遂燒一指以啓告先靈又以不見靈柩志欲廬墓兄弟不許遂以刀刺心見其志竟開堦道見棺櫬塵土以舌舐之又以髮拭棺上塵埃自是廬舍墓側徃徃有異鳥翔集其墳上先無樹木李氏手自栽植雜樹一千根竝高數尺初廬墓數年又遇

母疾漸至危亟李氏每見母飲卽飲母食或嘔涎唾竝皆嘗之無幾亡李氏自刺血母臂上以爲記其至性如此其年又廬州巢縣百姓張進昭母先患刺左手落經一十三年乃亡殯後進昭自截左腕廬於墓側

十宅諸王多解音聲倡優百戲皆有之以備上幸其院迎駕作樂禁中呼爲樂音邸君

歸少師

崇制

宅子弟極多大都不喜肥者或有

之則庭立之送歸藍田供笋簾體減方還多
時則蚶監泣告俾歸澣濯

宣皇於內中置杖內官有過多杖之延英宰臣
諫之上曰此朕家臣杖之何爽如卿等奴僕
有過不可不決

大中酷好科名常於內中題鄉貢進士李道龍
內官近多知書自文宣二帝

李朱崖武皇朝爲相勢傾朝野及得罪譴斥爲

人作詩云蒿棘深春衛國門九年於此盜乾
坤兩行密疏傾天下一夜陰謀達至尊肉視
具僚忘七筮氣吞同列削寒溫當時誰是承
恩者肯有餘波達鬼村又一首云氣勢凌雲
威觸天權傾諸夏力排山三年驥尾有人附
一日龍髯無路攀画閣不開梁鷺去朱門罷
掃乳鴉還千巖萬壑應惆悵流水斜陽出武
關此溫飛卿詩也

歸登書經山碑是崔元翰文唯稱此龜字

高祖朝嚴甘羅武功人行劫爲吏所拘上譴曰
汝何爲作賊甘羅對曰飢寒交切所以爲盜
上曰吾爲汝君使汝窮乏吾之罪也赦之

鄭仁表洎之次子自謂門地人物文章俱美嘗
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僖皇卽位蕭傲崔彥昭秉政素惡劉鄴乃罷鄴
知政事出爲淮南節度使是日鄴押班宣麻

通事引鄴內殿謝不及旁記鄴自撰十餘句
語曰霖雨無功淡愧代天之用煙霄失路未
知歸骨之期帝爲之惻然鄴三復之子李贊
皇門人也

岐王薨冊讓皇帝凡壙內置千味食監護使裴
耀卿奏曰尚食所料水陸等味一千餘種每
色瓶盛安於藏內皆是非時瓜果及馬牛驢
犢麋鹿肉并諸藥酒三十餘色儀注禮儀竝

無所憑遂減省之

張循憲爲侍御史長安中爲河東採訪使薦蒲州人張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已官秩授之則天見垂簾與之語嘉貞奏曰以臣草萊得人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親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郭太后貴極終八朝代之外孫德之外甥順之親婦憲之皇后穆之母敬文武三帝祖母建中中戴竿三原婦人王大娘首戴二十八人而走

大曆年中河南尹相里造剝洛陽尉苗登有尾長二尺餘

賈耽爲滑州節度使酸棗縣有一下里婦年幼不敬姑年甚老無目晨飧婦以餅裹犬糞投姑姑食覺異留之其子出還家姑問其子此

何物嚮者婦與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
震發口有人截婦人首以犬首續之馳令牽
行于境內以戒不孝者時人謂之犬頭婦
李祐爲淮西將元和十二年逸欵歸國裴令公
破元濟入城漢軍有剝婦人衣至保體者祐
婦姜氏懷妊五月爲亂卒所劫以刀割其腹
姜氏氣絕踣地祐歸見之腹開尺餘因脫衣
襦裹歸一夕復蘇傅以神藥滿十月生一男
朝廷以祐歸國功授一子官字曰行循年三
十餘爲南海節度罷歸卒於道

河東裴章者其父胄嘗鎮荊州門僧曇照道行
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爲照所重言其官班
位望過於其父章弱冠父爲娶妻李氏女及
四十餘章從職太原棄妻於洛中過門不入
別有所牽李氏自感其薄常褐衣髻髻讀佛
書蔬食又十年嚴綬尚書自荊州移鎮太原

曇照隨之章因見照敘舊久之謂曰貧道五
十年前言郎君必貴今則皆不何也章自以
薄妻之事啓之照曰夫人生魂訴於上帝以
非命處君後旬日爲其下以刃割腹於浴器
中五臟墮傷風遂死

王縉爲相爲妾造寶應寺宏麗無比爲識者所
嗤

鄭覃歷官三十餘任未嘗出都門便登相位以
至于終

貞元初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遺黜落瓊其
憤乃賞百金詣茅山道士葉虛中求奏章以
問吉凶虛中年九十餘醮爲妻之其章隨香
煙上天經時不見食頃復墮地有朱書批其
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在殺二人死後處
分後一歲無疾而卒

太宗文皇帝此髮上可指一弓

唐李佐山東名族年少時因安史亂失其父後
擢第有令名爲京兆尹陰求其父有識者
告佐往迎於嶺南徒中歸而飽食如是累月
一旦召佐曰女孝行絕世然吾三十年在此
黨中昨從汝歸未與流輩訣絕汝可具之大
猪五頭白醪數斛蒜齏數瓮薄餅十盤開設
中堂吾與羣黨一醉申訣無恨矣佐承教數
日乃具父出召客俄而兩市善莊歌者百人
初至則列坐堂中久乃雜言及暮始罷醉扶
佐父登榻而莊歌一聲凡百皆和俄然相扶
父出不知所往行路觀者億萬明日佐棄家
入山數日而卒

唐韓幹善畫馬閑居之際忽有一人朱衣玄冠
而至幹問曰何得及此對曰我鬼使也聞君
善圖良馬願賜一匹立圖焚之數日出門外
有人揖而謝曰蒙惠駿足免爲山川跋涉之

苦亦有以酬效明日有人逸素練百疋不知其來幹取用之

河間王孝恭才知識畧特出於衆初受詔征輔公祚座上有水一器倏然變成血滿坐驚畏左右不測孝恭曰自無負神明此變應是公祚授首之兆座客始安至淮南乃梟公祚以獻時人服其先見

明皇御勤政樓下設百戲坐安祿山於東間觀看肅宗諫曰歷觀今古無臣下與君上同坐閱戲者玄宗曰渠有奇相我有以禳之故耳又嘗與之夜讌祿山醉臥化爲一猪而龍頭左右遽告帝曰渠猪龍不能爲也終不殺之卒亂中原

元德秀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暮月其嫂又喪無乳哺之德秀晝夜哀號抱其子卽以已乳含之涉旬而有汁遂長大德秀官魯山令有

清政化惠於一邑闔境歌之

盧羣居鄭之圃田讀書業成東遊淮海求索得
千縑西之長安聞桑道茂善相術車馬闌門
羣傾囊奉之桑生日吾常以善惡鑒於時士
所惠者涓埃而已今貺余蓋以多其旨何哉
羣荅曰少爲業已就西來求官以天下之人
信先生之口將求一言得乎桑生日有何不
可群曰乞自三事已下造問公者唯言近有

一盧羣自東來十年持世間重柄貴不可及
卽是配分於是桑生昌言於時賢人旬辰之
內凡京國重位名士皆造羣門同力申薦代
宗聞其名召見一拜拾遺累官至鄭滑節度
文皇謂虞世南一人而有五絕一曰博聞二曰
德行三曰書翰四曰辭藻五曰忠直圖形于
凌煙閣上年八十一終

清泰朝李專美除北院甚有舟楫之歎時韓昭

喬已登庸因賜之詩曰昭喬登庸汝未登鳳
池鷄樹冷如冰如何且作宣徽使免被人呼
粥飯僧

長興四年李遇奏尹拙自著作佐郎除左拾遺
直史館諫官直館自拙始也爾後歲亦尉稍
亦登矣

王居敏爲秦王六軍判官素不協意及從策擁
兵之際與高輦竝轡指日影曰明日如今已

誅王詹事矣

史洪肇嘗與大臣飲於竇貞固之第以夙憤激
蘇逢吉舉爵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
劍至如毛錐子安足用焉三司使王章曰錐
有長鎗大劍若無毛錐子庸軍財賦自何而
集肇默然而散自此蘇史有隙

陽邵起於小吏及爲相嘗言曰爲國家者但得
祭藏豐盈甲兵無缺至於文章禮樂豈是末

事何足介意自此後始不在清議
王師範非名族世承姑息及其死也而無亂輒
有長幼之序三川之士多焉

漢隱帝賜諸伶錦袍玉帶史肇奪之還官曰徒
兒戍邊寒暑未有優卹爾輩不當也其凶戾
也如此然至理得中

武皇嘉明皇之功以其屬五百騎號曰橫衝都
侍於帳下故兩河間目爲李橫衝

于鄴除工部郎中時尚書盧文紀諱業甚不平
陶鑄欲請換曹其夕鄴雉經盧尚書貶石州
司馬于盧之器固小也然過在執政
趙光逢爲司徒致仕光喬入相有日省問其兄
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
事其端靜也如此

葛從周有殊功鎮青社人語曰山東一條葛無
事莫撩撥

楊尚書昭儉退居華下自題家園以見志曰池
蓮憔悴無顏色圍竹低垂減翠陰圍竹池蓮
莫惆悵相看恰似主人心

近有鍾離令王仁岫善布算因集八卦五曹算
法云用十二文牌子布位先須正坐其身以
坐位便居北方也每牌子居一位每位從一
至十起坎爲初巡指八方以方爲首八卦旣
畢却取其陰橫九豎十積爲前位常以九九

正文顛倒呼命瞻前顧後逐位取了須是明
其九九正文進退精熟方可入於諸法次第
加減一位因望折倍減五門不雜於五曹五
曹秤尺地倉金五數悉通於一位或遇前後
隔位卽以辰次而空之或遇除減併繁別以
閏牌而貼之總而存亡除畱自然明其向背
旣轉移而得理則絲忽而無差但用諸法徑
門取其簡要若類鼓珠之法且疑滯於乘除

比法乃至開方立方求一立一皆可通其體
例耳

法眼姓魯雪峯姓曾或問雪峯師何姓也荅曰
魯人不繫腰却問法眼師何姓也荅曰雪峯
繫腰帶

盧文進幽州人也至江南李氏封范陽王嘗云
陷契丹中屢入絕塞正晝方獵忽天色晦黑
衆星燦然問蕃人云所謂笄却目也以此爲

常頃之乃明方午也又云嘗於無定河見人
脛骨一條大如柱長可七尺

後唐太祖常隨火征麗動臨陣出沒如神號爲
火龍子

王審知起事其兄潮倡首及審知據閩中爲潮
立廟水西故俗謂之水西大王

梁祖初革唐命譙於內殿悉會戚屬又命葉子
戲廣王忽不擲目梁祖曰朱三你愛他許大

官職久遠家族得安穩否於是擲戲具於堦
前其盆而碎之

劉坦狀元及第爲維揚李重進書記好酒李常
令酒庫但書記有客無多少供之尋爲掌庫
吏頗恠之須索甚艱因大書一絕於廳之屏
上云金殿試迴新折桂將軍畱辟向江城思
量一醉猶難得辜負揚州管記名未幾重進
望日復謁於坦讀之忽悟曰小吏恠酒於書

記也立命斬之坦不懌凡數月悔而成疾
正衙宣樞密使制自周祖始漢隱帝嗣位之初
故也

有米都知者伶人也善騷雅有道之士故西樞
王公朴嘗愛其警策云小旗村店酒微雨野
塘花梁補闕亦贈其詩云供奉三朝四十年
聖時流落髮衰殘貪將樂府歌明代不把清
吟換好官近有商訓者善吹笙亦籍教坊爲

都知能別五音知吉凶復得画之三昧山水
不下關李

王延彬獨據建州稱僞號一旦大設爲伶官作
戲辭云只聞有泗州和尚不見有五縣天子
馬全節爲鄴都留守以元城是桑梓之邑具白
欄詣縣庭謁拜縣令沈邁避之節曰父母之
鄉自合致恭勿讓也州里榮之

孫光憲從事江陵日寄住蕃客穆思密嘗遺水
仙花數本摘之水器中經年不萎

後唐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初令人覲
獻捷昭宗一見駭異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撫
其背曰兒將來國之梁棟勿忘忠孝於吾家
乃賜鴈鷓酒卮翡翠盤十三讀春秋畧知大
義騎射絕倫其心豁如採錄善言聽納容物
殆劉聰之比也又昭宗曰此子可亞其父時
人號曰李亞子

楊惲內侍字道濟僖皇末權樞密出爲浙西監
軍朱梁篡後竄身投武肅居越中長八尺有
黃白法善壬課事饌至精四季皆勝厨手寫
九經三史百家用蒲薄紙字如蠅頭年九十
餘卒

四明人胡抱章作擬白氏諷諫五十首亦行於
東南然其辭甚平後孟蜀末楊士達亦撰五
十篇頗諷時事士達子舉正端拱二年進士

終職方員外郎

長興元年二月郊祀赦內外羣臣職位帶平章
事兼侍中中書令與改里鄉名號

僞蜀韓昭仕王氏爲禮部尚書麗文殿大學士
粗有文章至於琴碁書算射法悉皆涉獵以
此承恩於後主朝士李台瑕曰韓八座事藝
如拆襪線無一條長時人譏之

朱耶赤心者或云其先塞上人多以騎獵爲業

胡人三十輩於大山中見飛鳥甚衆頡頏於一谷中衆胡就之見一小兒約纔二歲已來衆鳥銜果實而飼之衆胡異之遂收而適養之成長求姓衆云諸人共育得大遂以諸耶爲姓言朱耶者訛也

天成中帝謂侍臣曰自古鐵券其事如何趙鳳對曰此則帝王誓文賜其子子孫孫長享爵祿帝曰先朝所賜惟三人耳崇韜繼麟尋皆

族滅朕之危疑事慮朝夕嗟歎久之趙鳳曰帝王所執故知不必銘金鏤石帝曰敢不深誠

忠懿王在錢塘顯德中有民沈超者負罪逃匿禁其母凡百日不出及追妻鞠之當日來首判之曰母禁十旬屢追不到妻繫半日不召自來倚門之義稍輕結髮之情太重領於市曹軍令處分又太祖嘗公鎮青海有盜魁累

犯當死皆會赦至公在任又犯有司以赦文
舉之公判曰三遇赦文天子之恩合免屢爲
民患將軍之令必行乃從極典

陶穀小名鐵牛李濟常有書與之曰每至河源
卽思令德唐彥謙之孫也以石晉諱改姓焉

稽古堂訂正南部新書

卷終

